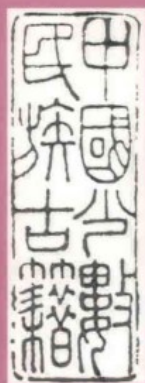


天游閣集



ISBN 7-80644-509-9



9 787806 445099 >

ISBN7-80644-509-9/1 · 62

定价: 32.00元

遼寧民族古籍文學類之五

天游閣集

〔清〕太清西林春 原著

金 啓 琮

烏 拉 熙 年

編校

遼寧民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游阁集/(清)太清西林春原著;金启琮,乌拉熙春
编校.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1. 7

ISBN 7-80644-509-9

I. 天... II. ①太... ②金... III. 词(文学)—作
品集—中国—清代 IV. I 22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5626 号

本书经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特许, 与日本杏雨书屋订有
合同, 禁止翻印。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省实验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frac{1}{4}$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吕 怡

责任校对: 杜守文

封面设计: 杜 江

印数: 1—300

定价: 32.00 元

前言

馬協弟

原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金啓琮先生，係滿洲著名女詞人顧太清的后裔。家藏太清手鈔原本《天游閣集》在義和團運動時遺失，我國遂無全帙。

三十年代金先生於日本鈴木豹軒《顧太清之〈天游閣集〉鈔本》（日本《支那學》一卷十二號、一九二一年）一文中，始知此書流落海外，輾轉入於內藤湖南之手。金先生乃努力搜求，後留學日本，曾托倉石武四郎教授探尋於內藤家，據云書已不在。

解放後，中日建交，始知內藤藏書在武田財團所屬杏雨書屋。八十年代乃託神田信夫教授轉託書屋負責人羽田明、日比野丈夫二位教授始得到一靜電複製本。當時約定祇允印一百部，作為贈送親友之用，不得公開發行。其輾轉尋求此書之苦心，俱見金啓琮先生《師友高誼 滿學佳話——憶〈天

游閣集》尋訪記》一文中。

金先生尋訪此書，原欲其先人著作流傳於國中，內部百部之約，實難數於所望。然堅守信約，並未公開。

九十年代，金先生已年近八旬，仍心係此事，乃於一九九八年由先生次婿吉本道雅教授及女兒烏拉熙春教授陪同親赴日本京都會晤日本武田財團理事長內林光政先生及杏雨書屋館長日比野丈夫教授，始談妥《天游閣集》原本影印事宜：由遼寧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印行，冊數增至三百冊，仍為內部。金先生並出《太清夫人家傳》及畫像、藝苑、墨迹列於書前。並為本書作《師友高誼滿學佳話——憶〈天游閣集〉尋訪記》及《原本〈天游閣集〉考證》二文，以貽國人，紀念此書到手之不易。

遼寧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以搜集整理、規劃出版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古籍為己任，以滿族古籍整理為重點，幾年來已相繼出版了《妙蓮集·寫春精舍詞》《明善堂文集校箋》《熙朝雅頌集》等多部滿族文

學集，此次，願再次承擔《天游閣集》的影印出版工作，並竭誠希望今後加強與海內外圖書出版及學術研究部門的交流與協作。

在《天游閣集》出版之際，謹在此與金啓琮先生一同向支持此書出版之日本武田財團、杏雨書屋及神田、羽田、日比野、吉本四位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謝！

師友高誼 滿學佳話

——憶《天游閣集》尋訪記

我家自始祖以來，沒有過多的參與政治，卻與學術結下了不解之緣。書法、算法、文學、語言學，成了累代相傳的家學。在清代的記載中，不管是《木葉廐法書記》《退庵書畫跋》，還是《藝舟雙楫》，却又過多的記載了先人書法；直到辛亥以後《蕙風詞話》《雪橋詩話》才注重介紹了先人的文學。

我的始祖榮純親王永琪著有《焦桐剩稿》（因他喜歡彈琴），二世祖榮恪郡王綿憶有《南韻齋寶翰錄》，到三世祖多羅貝勒奕繪，不但自己著有《妙蓮集》《寫春精舍詞》《明善堂文集》。夫人賀舍里妙華也著有《妙華

集》。側夫人西林覺羅太清（西林春、顧春、顧太清）也著有《天游閣集》。明善堂、天游閣都是昔日我家太平湖府邸（今中央音樂學院）中的堂、室名。當時又在房山縣大南峪（又稱「南谷」）置別墅，故貝勒文集中詞名《南谷樵唱》，太清夫人文集中詞則取名《東海漁歌》以相配合。

說也奇怪，清代詞壇論清代男詞人以朱彝尊、陳維崧爲首，女詞人以吳藻爲首。辛亥以後，論清詞者却以納蘭性德及我家太清夫人分爲男女詞人之首，即所謂「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民國詞家況蕙風先生論太清詞曰：「太清詞得力於周清真，旁參白石之清雋，深穩沉著，不琢不率，極合倚聲消息。求其詣此之由，大概明以後詞未嘗寓目，純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煩洗伐，絕無一毫纖艷涉其筆端。曩閱某詞話，謂鐵嶺詞人顧太清與納蘭容若齊名，竊疑稱美之或過。今以兩家詞互校，欲求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似乎容若不逮太清。太清詞，其佳處在氣格，不在字句。當於全體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闕爲論定、一聲一字爲工拙。此等詞無人能

知，無人能愛，夫以絕代佳人而能填無人能愛之詞，是亦奇矣。」

這是著名詞家況蕙風先生對太清詞的評定。

全國解放後，夏緯明先生發表了《清代女詞人顧太清》一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光明日報》第四版），開篇就說：「清代詞學昌盛，名家輩出。女詞人之中，當推顧太清爲首」。

這里不多列舉，祇舉詞學專家代表的論斷。可知辛亥以後，太清已被認爲是清代第一女詞人了。

但太清的著作被學術界注意的是《東海漁歌》，其實《東海漁歌》是《天游閣集》中的一部分，正像奕繪貝勒的《南谷樵唱》在《明善堂集》中一樣。

奕繪貝勒的《明善堂集》和太清夫人的《天游閣集》生前沒有刊印過，都是手鈔本。除家中藏本外，據說還有副本藏在大南峪（後改爲繪貝勒園寢）的山洞中。那根據是太清夫人《天游閣集》詩二（春日憶南谷），詩中

有句云：「更欲藏書南北洞，洞庭禹跡莫須誇」。註：夫子曾有詩云：「擬將平生著，藏此爲付墨」。即指南谷南洞也。家中也有傳說：在南洞、北洞藏書的事。

二

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時，我家已由太平湖邸（此邸奉旨讓與醇親王），搬到東四馬大人胡同西口外大佛寺北岔邸，我曾祖鎮國公溥芸襲爵的時候。當時北京大亂，晚上團衆沿街喊：「燒香！潑凉水！」到處搜殺二毛子（教徒）。我曾祖的一位朋友西醫李筱川，是教徒，跑到我家求援救，我曾祖將李藏在府中。事爲大佛寺拳壇偵知，揚言將焚府，因此連夜將李全家送往昌平縣佐領振昌家中避難。我家也避往房山縣大南峪繪貝勒園寢。團衆終於入府抄檢。繼而聯軍入京，我家又大遭洗劫，損失不可勝計。《天游閣集》全帙鈔本，就在這時遺失了。從此我家沒有了《天游閣集》全帙，中國也沒有了《天游閣集》。連民國初年所修《清

史稿》，在《藝文四·集部五詞曲·閨閣類》也祇著錄：

「《天游閣集》五卷，貝勒奕繪側室顧太清撰」。

我父親恒煦光平公和我兩代，收集先人散佚的手澤，不遺餘力。所收到的《天游閣集》印本，只有：

(一)《天游閣集》五卷 太清西林春著

宣統庚戌十月假如皋冒氏鈔本鉛印本

上海神州國光社

前有說明：謂得之廠肆，凡詩五卷，缺第四卷；詞四卷，缺第二卷，中多割裂，蓋當時未經寫定之本。

(二)《天游閣詩集》二卷 太清春

宣統元年南陵徐乃昌假臨桂況氏所藏原稿校刻

上卷詩九十八首 下卷詩九十二首

(三)《東海漁歌》三卷 缺卷二 西林顧春 太清

西冷印社木活字本 前有況蕙風序

(四)《東海漁歌》四卷 西林顧春 太清

王佳壽森竹西館鉛印本

以上四種本子，實係一個來源，都是廠肆發現的「《天游閣集》詩五卷缺第四卷，詞四卷缺第二卷」之鈔本。(一)所以是五卷，其第四卷乃析第五卷之前半補成。(二)係將(一)打亂另編的。(三)即所謂「詞四卷缺第二卷」之《東海漁歌》獨立刊出。(四)此卷二，云係朱疆村收藏之鈔本，曾在龍榆生主編之《詞學季刊》上登出。王佳壽森據以補入所缺之卷。實際四書，係一個來源。以集中事蹟看，即知非原鈔本，而原鈔本竟不可得。

我在尋找《天游閣集》，有一個時期，完全絕望了。甚至想到大南峪南洞中去發掘。那時園寢中蘇拉（滿話「散差」）雖然尚多，但發掘豈是輕而易舉的事。

就在這時，我偶然在日本《支那學》雜誌第一卷第十二號中，看到了署名豹軒（鈴木虎雄）寫的《顧太清〈天游閣集〉鈔本》一文。文中說：

「余曾自炳卿內藤前輩借讀其所藏《天游閣集》。方知此鈔本與通行本不同。刻本缺落甚多，鈔本實爲完璧。此《天游閣集》鈔本，實爲罕見之書，堪稱之爲足本。現將其真面目介紹給同好之士。……」下面便將鈔

本與上述中國現存之印本（即前述之（一）至（四）四種本子）作一比較：

《天游閣集》鈔本與印本之比較：

本 印	本 鈔
一詩	一詩
二詩	二詩
三詩	三詩
缺	四詩
五詩、四詩爲分	五詩
缺	六詩
缺	七詩
一歌漁海東	一歌漁海東
(到找又知不氏木鈴)缺	二歌漁海東
三歌漁海東	三歌漁海東
四歌漁海東	四歌漁海東
缺	五歌漁海東
缺	六歌漁海東

鈴木虎雄是日本有名的詞人，號豹軒，他的詞曾登在三十年代《詞學季刊》中的《近人詞錄》裡。他說曾借自內藤湖南所藏的《天游閣集》，那麼全帙的《天游閣集》必在內藤處了。我實說，我的赴日留學，尋找《天游閣集》確是一個很大的動力。這件事我把牠看得至關重要。

我到日本東京之後，文學活動遠多於語言學和歷史學。未入學之前，曾給商科大學工藤篁、飯村聯東兩位先生講《納蘭詞》，是朋友同好的結合。他們則幫我選擇學校，準備考試。考入一高以後曾與先輩上原淳道等共同研究《詩經》。既而又由博良勛先生介紹參加東大支那哲文系倉石武四郎先生主持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日譯工作。這時我還未入東大，但已與支那哲文系很熟。我就乘機將尋訪內藤所藏《天游閣集》一事，拜託了倉石先生。倉石先生慨然允諾。因為當時他兼京大、東大兩校支那哲文系主任，而常在京都。數旬之後，倉石先生告訴我：曾問內藤家人，據說內藤先生去世後，《天游閣集》已不在內藤家。前幾年貴國有一位廣西人（當指況蕙風

先生）曾來信詢問，也是這樣回答的。

這事令我大失所望，千里迢迢來日本實有尋訪此書之目的，今竟落空。現書在何處也不知道了。我曾決定去京都一趟，但當時因戰爭關係，外國人旅行必須經日本警察署特高科批准，遲遲不能實現。這件事就這樣擱置了起來。

三

自我回國以後，因種種關係與往日東瀛師友不通音問者三十多年。建國後，中日復交，我首先與神田信夫師恢復了聯係，繼而三上、榎、山本諸師及東大、一高同窓，有的也有了聯係。但事隔多年，《天游閣集》的事雖未忘懷，也不好提起。因我知道該書在京都，而我的師友全在東京。便不想麻煩他們了。

世間之事，有許多巧遇。八十年代遼寧大學孫文良教授訪日歸來，告訴我他曾見到關西大學校長大西昭勇，曾談及內藤湖南先生藏書都在關西大

學。這個消息使我如獲至寶，立刻給大西校長寫了一封信。說明我找《天游閣集》的願望。大西校長很快回信，介紹了關西大學圖書館長名取榮史。名取館長又告訴我內藤藏書現在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的杏雨書屋。這時我纔知道《天游閣集》確如四十年前倉石先生所說已不在內藤家了。

這次打聽確實之後，我却慎重地求助於我的老師神田信夫先生。神田先生慨然允諾，又託了羽田明先生。羽田明先生轉知杏雨書屋。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一日，神田師函告我：「《天游閣集》入手有望。」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羽田明先生）寄來《天游閣集》靜電複製本。這一天，我在日記上寫道：

「接《天游閣集》靜電複製本，喜極。回憶況蕙風先生三十年代即曾函內藤家。四十年代余在東大親託倉石武四郎，均無結果；轉眼五十年矣！詎料八十年代因神田、羽田二位先生之助，先人文集竟得返回家中。快何如之！樂何如之！四月二日可爲《天游閣集》之紀念日矣。神田、羽田二